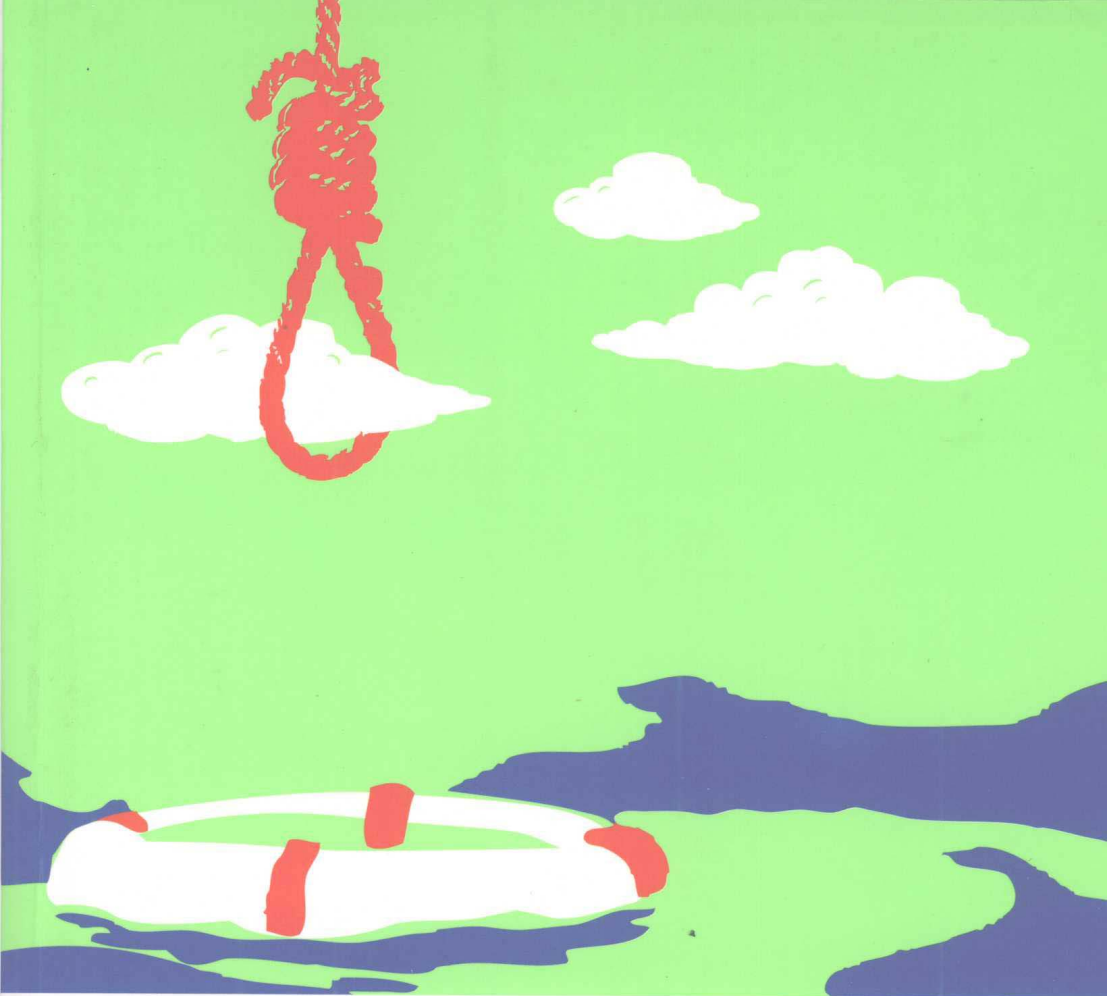




东西作品 叁

一次偶然，孙畅被推到自家窗口与跳楼女麦可可谈判，并代替郑石油答应跟麦可可结婚，却不料郑石油人间蒸发。

救命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东西 著

救命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救命 / 东西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1

（东西典藏文集）

ISBN 978-7-5399-4879-9

I. ①救… II. ①东…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036号

书 名 救命

作 者 东西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79-9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今天，凡是和文学沾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读者的严重流失，曾经亢奋的文学不得不接受疲软的现状。有人说这是文学回到正常，有人说这是读者不思进取，也有人说读《红楼梦》难道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文学留给文学工作者一片哀叹和反思。但是，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新闻在讲故事，短信在优化语言，网络在展开想象，影视在吸收思想。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从来不曾熄灭，只不过是把整车皮、集装箱似的进货变成了各取所需的零星采购，在过去“来单照收”的流程上增设了验货关卡，读者对文学的衡量不再是一把尺子，写作的标准因此越来越多。

过去作者们只为文学杂志写作，以能登上名刊为荣，也只有发行量大、影响广泛的刊物才有能力把陌生者变成名作家。文学杂志几乎是作者们成功的必经之地，想要出名就得先在这里接受考验，所以，大部分作者都在文学杂志的标准下构思。但是现在，写作的道路纵横交错，作者们完全可以绕道而行，不想上杂志的直接在出版社出书，不想出书的直接把作品挂到网上，也可以先写影视剧本再改成小说，或者让作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每一种模式都有其标准：杂志有文学的基本标杆，出版社有市场判断，网络有点击率，影视看票房和收视，评奖看主题。写作有了更多的去

处，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再也不用担心吊死在一棵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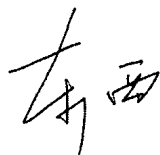
虽然多种标准让写作有了繁荣的可能，作者们曾经千呼万唤的创作环境也终于出现，问题是宽松的环境常常伴随降低标杆的危险，作者们完全有理由在各个标准之间游弋。获不了奖可以用发行量来安慰，上不了杂志能在网上赢得点击率，出版不了的小说有影视公司改编，卖不动的书或许能被评论家叫好。写作者们照搬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受伤到那里抓药，很少有失败感。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只有对此足够警惕的作者，才有可能维护文学的尊严。“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文学的进程越来越复杂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经有感而发。

但是，对于我来说，写作绝对有一种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身上响了一下”。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当他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借用到写作上，“响了一下”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感动，甚至是愤怒。没有人敢怀疑写作是脑力劳动，“思考”曾经是写作的最高追求，不少作家都有以小说达到哲学高度的企图。但是，格言不利于情感表达，说理不等于小说。有觉悟的写作者于是呼唤心灵，主张用心灵写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批评过分的智力游戏，抛弃对脑子的过度依赖。这样的写作要求似乎已无可挑剔，然而纳博科夫却不满足，他说他的作品主是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那些不是仅靠心也不是靠脑，而是靠心灵和大脑和敏感的脊背一同阅读的艺术家的艺术家而准备的，这样的读者能从脊背的震颤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微妙的情思。纳博科夫“脊背的震颤”就是爱因斯坦的“响了一下”，他们都强调身体的反应。由此可见，写作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是心的事业，更是身的体

验。所以，米沃什说：“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得崭新、神奇、错综复杂、难以穷尽的世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它不是“脱”也不是“下半身”，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所谓“热泪盈眶、心头一暖”都在这个范围。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所以，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温暖人心、触动神经的文学，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

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给了我一次拉扯读者的机会，但愿我没把读者们的衣袖扯破。这一系列作品都曾经在我的身体里“响了一下”，却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在读者们的身上再响一次？我曾经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耳光响亮》，因为《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所以感叹《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小蜜”之后就是《后悔录》，后悔之后就喊《救命》，终于自己把自己套牢了，才问《谁看透了我们》？就这样《慢慢成长》吧，就让这些烫手的字《迈出时间的门槛》，渐渐地《走出南方》。



2011.10.19

目 录

001 / 救 命

051 / 不要问我

125 / 痛苦比赛

171 / 美丽金边的衣裳

215 / 肚子的记忆

救命

1

孙畅回到六楼的时候，发现灰不溜丢的走廊比平时明亮。他以为路灯提前开了，眯起眼睛才看清，多余的明亮原来是那两个人衣服上的反光。他们站在铁门前，一个是警察，一个西装革履。真是蓬荜增辉！他们远远地伸出双手迎上来，让孙畅不得不怀疑自己走错了楼梯。

警察问：“你就是孙老师吧？”

“你们是……”

警察掏出证件，说：“我是派出所的。”

“那你们一定找错人了，我从来不敢惹派出所的。”

“哪里哪里，我们是来给你烧香磕头的。”西装革履说。

孙畅打开门，用手抹了一下沙发，示意他们坐。他们的腿都绷着，连弯一下的念头都没有，不像是上门找坐的。他们的脖子扭来扭去，目光从彩电挪到冰箱，再从冰箱移到卧室，好像在找什么值钱的物件。孙畅拿起茶壶，警察一把夺下，说：“没时间喝茶了，老郑你赶快说吧。”老郑就是那个西装革履，他把头从卧室的方向“嘎嘎”地扭过来，说他叫郑石油，自己的女朋友也是未婚妻，此刻就站在对面的楼顶上，随时都有可能飞下去。

“这和我有关系吗？”孙畅问。

警察说：“相当于她得了癌症，你来做个偏方，也许有效。”

“这年头真药都治不了病，你还信偏方？”

郑石油说：“她的面前就是你卧室的窗口，空中距离不超过十米。如果你能跟她搭上话，就能转移她的注意力。”

“你自己往窗口一站，注意力不就全部过来了吗？”孙畅说。

“不行。她说只要有人靠近，立即就往下栽。从中午到下午，四个多小时了，她的注意力一直很旺盛。”郑石油说。

“难道我就不是人？”

“这是你家的窗口，你爱怎么靠近就怎么靠近，谁也别想拿死来威胁你。”

“可是，我不认识她……从哪里说起呢？”

“就当你初恋，没话找话。万一卡壳，你就低头看我。拜托。”

郑石油庄严地鞠了一躬。孙畅顿时感到身体轻了，就像太空舱里的宇航员那样飘起来，也像水面的葫芦，怎么也按不下去。人家是往下跳，自己却往上飘，真没出息！他朝卧室走去，双腿严重发软，根本不听使唤。他说：“不是我不想救人，而是没这项本领。”

警察说：“别急，你先来个深呼吸。”

孙畅闭上眼睛，用力吸气，把整个肺部装得满满的，好像存了一柜子的钱，然后再一角一分地开支。就在肺里的空气快要放完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了一道难题：“如果她不买我的账，一头撞向地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郑石油说：“当然不能由你来负。”

“那由谁负责？”

“我。谁也抢不走这份功劳。”郑石油拍拍胸膛。

“空口无凭，你还是写个字条吧。我这人胆小，怕猫就像怕老虎。”

“莱文斯基怀孕，赖不到你头上。人都站到楼边边了，还写什么字条？”

“老郑，我是认真的，别以为我想收藏你的书法。”

郑石油从包里掏出一张白纸，刷刷地写了一行，签上大名递过来。孙畅说：“还缺一枚公章。”

“孙老师，我是来救人的，不是来订合同的，怎么会把公章带在身上？”

“难道你不明白有些人比公章还管用吗？”

郑石油把字条递给警察。警察说：“想不到我在你们心目中，还有这么高的威信。”说着，他把名字刷刷地签了。孙畅接过字条揣上，用力地按了几下，顺便把夸张的心跳也按了下去。他好像重新找到了地球的引力，轻飘飘的身子有了重量。真幸运，他又会走路了。他走到卧室前，打开房门。郑石油立刻趴下，好像对面有一颗瞄准他的子弹。连窗帘都还没拉开，郑石油就急迫地趴下，足见他的一片诚意。孙畅朝窗口慢慢靠近。郑石油紧跟他的脚步爬行，一边爬一边说：“如果她还活着，你千万别告诉她我曾经学过狗走路。”

“那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说我吓得裤衩都湿了。”

2

扒开窗帘一角，孙畅看见麦可可站在楼顶的护栏上。她头发没乱，五官端正，好像不仅仅端正，还有几分媚气，看上去像个大学生。如果要给她写评语的话，应该是：该生着装整洁，勤洗手讲卫

生，爱祖国爱劳动，有文艺细胞，喜欢唱歌跳舞，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如果再把鞋子穿上，那基本上就没什么缺点了……

“没消失吧？”缩在窗台下的郑石油轻声地问。

“但是，脚指头已经伸到护栏外面。”

“大慈大悲的孙老师，要是能把她救下来，我给你换套新房。”

孙畅拉开窗帘。麦可可警觉地抬头。孙畅说：“非得跳吗？”麦可可面无表情。孙畅说：“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比如转过身，走下护栏，沿着楼梯回家。”麦可可还是没反应。孙畅提高嗓门：“有人会想你的，不是父母，就是恋人……反正有一个人最想你。他会一边哭一边喊你的名字。”

直到这时，麦可目的目光才有了焦点。孙畅说：“这么高，真要砸下去会很疼。我从小就怕疼，一到打预防针就哭。你不怕疼吗？你不怕疼水泥地板还怕疼呢。”

两行泪滑出麦可目的眼眶。孙畅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效果，惊讶得都忘了说话。他屏住呼吸暗暗使劲儿，希望泪水在麦可目的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好像眼泪能把她挽留似的。尽管孙畅的拳头都捏痛了，但泪水还是没刹住，它毫不客气地从对方的下巴滚落。孙畅说：“别急，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不一定非得摔成肉酱。”

“滚开！”麦可可终于开口。

“滚开容易，但我告诉你，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爱情……”

“那还能为什么？”

“理想、事业。小学生都懂。”

“每次都这么说，像唱卡拉OK。别以为你换了身衣服，我就不知道你是警察。”

“为什么不是老师？难道你的老师不也是这么教你的吗？”

“老师干吗要管闲事？”麦可可明显不耐烦了，“你给我闪开，否则我立马就跳。”

“等等，即使你死，我也要让你死个明白。”

孙畅转身拉开床头柜，拿出一个纸袋回到窗边。麦可可的眼睛微微扩大，仿佛有了一点儿兴趣。孙畅从纸袋里掏出一本证件，说：

“你看好了，这是我的教师资格证。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是什么警察。”麦可可闭上眼睛，好像是放心了，也好像是为跳楼准备情绪。孙畅赶紧掏出第二本证件，说：“这是我的房产证。”麦可可的眼睛没打开，孙畅却把房产证打开了。他指着上面的姓名，说：

“确认一下吧，免得你把我当骗子。我这个人什么错误都有可能犯，惟独骗人这一条不会。这是正宗的房产证，请你高抬贵眼。只要你看一眼，再把眼睛闭到未来都没关系。我不是故意要跟你啰唆，我的嗓子在课堂上就已经疲倦了。疲倦了我之所以还要说，那是因为这是我的家，每天我都会站在这里看你背后的天空……”

麦可可似乎被“背后”提醒，忽然回头，看见楼门里没有任何动静才又把头扭过来。孙畅说：“妹子，请你另找个地方吧。否则，我这窗口就残废了。知道什么后果吗？将来只要一站在这里，我就会怀念你。”

麦可可向右转，两只光脚丫沿着护栏踩去，好几次，她的左脚有一半悬空。孙畅惊叫：“我是说着玩的，你还真跳呀？”麦可可的步子更加勤快，似乎要远远地避开窗口。孙畅说：“再往前走就面对大街了，你想死得安静就回来！”麦可可一怔，转过身，摇摇晃晃地又来到窗前。她低头看了一眼，说：“我是踩过点儿的，别以为你是老师什么都懂。”

孙畅问：“能告诉我为什么想死吗？”

“不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

“因为郑石油不跟我结婚。”

“不就是结婚吗？我让石油同意就是了。”

“吹牛。他怎么会听你的？”

“他……”孙畅结结巴巴地低头，看见躲在窗下的郑石油举着“学生”俩字，立即抬起头来，“他是我的学生。”

“不可能。这个城市里叫石油的有好几十个呢。”

孙畅又看窗下。郑石油举起的稿纸上写着“建政路23号6栋”。孙畅报上地址。麦可的眉毛微动。她说：“你真是他老师？”

“我……还是他的班主任。”

“你保证他能给我婚姻吗？”

孙畅低声重复麦可的疑问。郑石油在稿纸上写下“保证”。孙畅一下有了底气：“保证。”

“如果你说不动他，我还会站到这里。”

“放心吧，我的学生都尊师重教。”

“他答应结婚、结婚，可就是不跟我去领证，三年了。”

“他要是再敢骗你，我叫全班同学一起声讨。必要时，我让他见报。”

“当真？”

“我连手心都湿了，像开玩笑吗？”

孙畅松开拳头，把两只手掌举到窗前，就像投降。麦可看见他的掌心里全是汗，仿佛在上面刚刚下过一场雨。她终于相信他，一屁股坐到护栏上。两个警察从楼门冲出来，分别拉住她的左右手。她拐了拐胳膊，抗议：“别碰。我有本事上来，就有本事下

去，轮不到你们紧张。”

3

当麦可和两名警察从对面楼门消失之后，孙畅才坐到床上。具体坐了多久，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大脑里是空白，既没听到声音也没感觉到热。直到小玲拿着湿毛巾在他冒汗的额头连续擦了几把，他才回过神来，说：“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会想死？”

“被人欺负呗。”

“……我没欺负你吧？”

小玲想了想，说：“好像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他开始看小玲的头发，然后再看她的脸和脖子，像打量陌生人那样由上往下打量。当他的目光移到小玲胸部时，小玲说：“干吗那么色？”

“我……怕你死。”

“我要是死了，谁给你和不网洗衣、煮饭？”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千万千万不能跳楼。”

“神经病才会跳呢。”

孙畅一激灵，从床上跳了起来，说：“你这么一点拨，我就明白了。没准儿，她就是个神经病。只要一归结到神经病，多少事情都迎刃而解。”

当晚，孙畅吻了小玲。他已经好久没吻小玲了。小玲也不甘落

后。两人都有了进一步亲热的愿望。结果他们一共来了三次。这是一个久违的次数，几乎是他们一周的指标。他们都很投入，也舍得花力气，尽管开着空调，脊背上却全是汗。因为汗水过多，他们都感到手滑，抓不稳对方。于是，他们的手指都掐进了对方的身体。但是，无论手指掐进去多深，他们都不觉得痛，反而提醒自己还没有睡去，还有一个人陪着……这么折腾了一夜，他们都觉得幸福，甚至同情起麦可可和郑石油来。

被干扰的心情就这样平静下来。孙畅每天按时到中学讲课，小玲除了去妇产科上班，还负责接送孙不网。买菜、拖地板的事归孙畅，其余的归小玲。他们的生活又有了秩序，准确得就像秒针。几天之后，麦可可领着四个民工，把一台立式钢琴送到孙家门前。孙畅挡在门口，说：“你这不是成心让我受贿吗？”

麦可可说：“和一条命比起来，这钢琴只算一根毛。”

“那我也不能见毛就拔。”

“我和石油就要结婚了，你给个面子吧。”

“即使我想给你面子，这房间也不答应。”

“不会吧？这么大一个家，难道连架钢琴都摆不下？”

孙畅闪开。麦可可指挥四位民工抬起钢琴。钢琴避过门框，来到客厅中间，轻轻地落下，但只落了一半就落不下去了，因为茶几挡住了钢琴的一只脚。钢琴赶紧起来，调了一个方向，又往下落，一头却被电视柜卡住。钢琴又起来，移到窗下，贴着墙壁往下落，这一次短沙发挡住了它的去路。麦可可说：“小心，小心，快抬起来。”钢琴又慢慢地起来，刮掉了墙壁上不少的白灰，琴边有了一道白线。麦可可说：“孙老师，你们家也太小户型了。”

孙畅说：“买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要送我钢琴，否则我就按

揭一套80平米的。”

麦可可打量客厅，实在找不出钢琴那么大地盘。民工说：“老板，我们的手都麻了。”麦可可抽出凳子，把餐桌顶到墙上，总算腾出一块空地。钢琴擦着餐桌落下，把摆凳子的地方全占了。孙畅说：“如果琴声能当正餐，我就把餐桌扔出去。”

麦可可说：“让我再想想办法。”

孙畅说：“除非把琴竖起来。”

麦可可推开孙不网的卧室，说：“可以摆在这里面。”

孙畅说：“屁股那么大块空间，别浪费力气了。”

麦可可招手，示意民工把琴抬进来。民工没抬，而是拿了一把卷尺，先量钢琴，再量孙不网卧室的空地。横量竖量，空地就差那么五公分。麦可可说：“现在我才明白，祖国其实一点儿也不辽阔。”

孙畅说：“心意我领了，把琴抬走吧。”

麦可可不甘心，推开主卧室，叫民工用卷尺量窗下的空间。民工蹲下，量了长又量了宽，说：“琴能摆下，但不能摆凳子。”

麦可可惊喜地：“可以坐在床上弹。”

“乱弹琴。摆那儿，会阻碍交通。”孙畅制止。

麦可可只当没听见，和四个民工一道把琴抬进来摆在窗下。琴刚落地，小玲就领着孙不网回来了。她拍着琴面说：“问题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没用。”

麦可可说：“它能陶冶下一代的情操。”

小玲说：“下一代已经学画画了，没时间再学这个。”

麦可可说：“嫂子，请你一定相信，学过或没学过琴的人，将来的素质绝对不一样。”

小玲说：“就怕这琴只是个摆设。”